憲世前編

原缺

曰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也亦天地民物始之所資以生令曰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也惟為天地民物所資以生令曰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則知一人之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惟一人之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則知天地民物莫非吾性中之物亦莫非待命於吾性者吾欲盡吾之性

非盡天地民物而俾之各盡焉烏可言盡哉吾于是而知窮理者窮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已盡性者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已至命者至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而已理也性也命也安有二道窮也盡也至也亦安有二功特欲盡其性

而非窮吾性〻所以為性安能盡也言
盡其性而非至於天之所以為天何言
至也窮者極盡而無餘之謂告理本無
限量非窮之極盡無餘不得謂之窮何
也未有知之未盡而行之可冀其盡者
也至者渾合而無閒之謂性命本同一
源非至之渾合而無閒不得謂之至何
者未有不盡天之所以為天而謂能盡

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蓋吾性無體天地
民物實吾性之體吾性無盡盡民盡物
盡天地之化育乃所以盡吾之性夫民
物之衆天地之大若此吾不過萬物中
之一物爾謂可以盡民盡物盡天地之
化育不幾于妄乎易言之矣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則知天地雖大以乾元視
之亦與吾均為萬物中之一物爾物有

小大而乾元必舉其全德以資之故物
有小大而咸有乾元之全德特在天謂
之命曷能視資始人物者而有加在人
謂之性曷嘗視資始天地者而或減記
曰天命之謂性言人之所以為人即天
之所以為天也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言欲知人之所以為人不可不知
天之所以為天也何以言人而必準之

天也蓋以天之為天以此乾元始之序以此乾元統之萬古此天命萬古此乾元亘萬古而不變者也一界之人遂隨形氣強弱昏明乖之情偽智故從焉人之所以為人其變不勝窮矣非準以不變者又安知其變者之所自來未嘗不與不變者渾合而無間哉何世之言窮理者每支離于事〻物〻之間而不知

求之吾性之端緒言至命者恍惚于杳杳冥冥之域不知默運化育之微權求之不得其門造之又焉能入其奧也盡性之宗自晦且極矣吾於曾思孟而得窮理之說焉吾性至靜無感之先淵乎寥乎不可意識識不可見聞知欲見性者非窺於一善之端倪無由得其至善之全體也曾則以止定靜安而躋能慮

維伺之門思則以戒謹恐懼而呈其見
其顯之妙猶未也孟月以不學不慮則
靡隱其自然之天機知處知數則併示
其本來之面目則正吾始之所資以生
命曰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雖在紛紜
萬變之中而確乎其不能變者同其一
端之發見而窮其全體之極至真與天
命之亙萬古不變者渾合無間性可得

而盡矣吾于仲尼之彖乾而得至命之
說焉其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利貞
此自體乾之君子言也夫天有天之元
亨亦必有天之利貞何待於體乾之君
子始稱利貞也天能生物而不能俾物
之必遂其生夫能付物以性而不能必
物之各盡其性剛柔明强弱情僞知故

之變至于不可勝窮盡宇宙而觀之其剌謬乖戾吾不知其什伯千萬也係之既不可係合之又焉能合哉必且散渙而無統睽鑑而失倫是始能以一乾元散之萬乾元終不能合萬乾元為一乾元乾坤或幾乎毀矣惟君子擦乾道之變化而變化之吾盡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令物物皆

盡其始之所資以生今曰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于是乎以命言者各正其命以性言者各正其性合萬乾元而為一乾元矣一元之氣與萬物之氣通一無二而毫無縲屐于其間夫是之謂保合太和豈特君子之自盡其人之所以為人而通極於天之所以為天者哉天地之有憾也子且為之彌綸範圍合天與

君子而先一乾元至命之極則于斯見矣故曰乃利貞夫由三賢以窮理遵乾象以至命盡性之學無餘蘊矣何宋之諸儒乃謂夫子所分付顏子之事業竟不復傳又謂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惟顏子欲學聖人者惟學顏子爲不錯誠莫知其解也豈有出於窮理盡性至命之外也哉雖不越乎窮理盡性

至命而不盡于三賢一豪之旨也無論仲尼自謂無隱自謂不倦即所語顏子者且見魯論當時諸弟子誰非習見習聞也者其語至命懸未可窺觀于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則顏子之窮理又孰能外三賢之旨執獨其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則他弟子不能與也其自

許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許顏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吾意其所有之是即其所有之樂乎然亦不以許他弟子也雖然即其獨許顏子亦未始非以教諸子也奈所樂何事則自及門諸弟子以至後儒並未有過而問焉者春陵忽有尋樂之云伯子謂以與點

之意可謂日之中天矣二先生殁又成絕響湖南始判之曰尋樂即是求仁愚因觀伯子於師門所受特冠以孟氏樂莫大焉一語河津又曰曾點言志只一個仁字乃確然信湖南之不我誣也然求之孔門疇不以求仁為事何仲尼絕不與其樂且尋樂果即求仁則遵聖門之遺訓以淑萬世可矣二先生安用别

為名目以賅學者之聽聞也愚求之二十年始知尋樂雖不外於求仁實亦仁簡捷之徑亦求仁詣極之地也何者孔門求仁之弟子多矣仲尼曰日月至焉而已矣當其至也焉得不謂之仁然亦必不敢遽謂之樂必也三月不違者而後可言不違必也中心安仁者而後可言在中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吾于是而知不言尋樂則一至之仁而且自信其為仁以樂取徑非全體此仁而與之混融依暢不敢即安矣伯子曰涵養者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然則尋樂豈非求仁最捷之徑與求仁詣極之地哉雖然而豈有出於保合太和之義也太和者固太極純粹冲融之氣陰陽參和而不偏者也

以資始則為元以復命則為和非有二也盡虛空貫宇宙無時無處非其所為絪緼摩盪者天地立命之樞紐人物成性之淵源生理所由以醞釀而不窮真樂所由以鼓舞而不倦者也然其一混一闢吾之一呼一吸已爾其陽舒陰慘吾之一顰一笑已爾惟吾能窮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

而盡之則已自其樞紐淵源處撩其契而司其鑰矣太極二氣之絪緼詎非我之絪緼太極二氣之摩盪詎非我之摩盪育神復命凡太極二氣之妙用詎非我之妙用薰蒸融液翕皇周浹與斯世並育於一元之中萬物不知也君子不知也必至是而後可言仁可言樂可言太和爾然非窮理之始灼見斯樂而捷

趣之安能免曲徑之趦趄中道之作輟
哉故伯子論窮理曰若窮得到性命亦
可了旨哉言也然則顏學之不傳者非
不傳也眞傳之也諸弟子之所不得不
讓于顏子者也仲尼如太和元氣之流
行於四時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于後
世有自然之和氣嗚呼豈可以學力
及哉伯子又曰後來曾子子貢致學到

上面獨於孟子指其秋毫之盡見亦為學脉剖畫肺肝矣有宋以来舂陵伯子默契聖真所不待言然陽湖南河津敦有真見其他諸儒以窮理之極致律之不無得失即其所學亦皆有見于吾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者藉令有仲尼為之依皈俱可就其學而一蹴以至之者也愚不肖幼而失學

老而無聞實竊自愧天假之靈偶見一
斑以爲盡性之學始之窮理終之至命
者如此不忍菲薄自棄且棄天所以闡
發斯文之意願與天下後世共商之
萬曆甲寅六月
毘陵後學唐鶴徵譔
吳郡諸生陳元素書

憲世前編

目錄

孔子

後學毘陵唐鶴徵輯　孫獻可閱

孔子之先宋人也初微子國於宋微子卒弟微仲立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熈熈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嘉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始爲陬

人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一曰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顏氏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三十二年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二十四年壬子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二十七年乙卯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昭公四年癸亥十五歲志於學九年戊辰十九歲娶宋亓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而異之蓋未有知之者十年巳巳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十一年庚午二十一歲爲司職吏

書齋息十二年辛未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顔路之徒受學焉十四年癸酉二十四歲母顔氏卒合葬於防十六年乙亥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十七年丙子二十七歲適郯子朝於魯道貴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於四夷猶信其之郯也遭齊程本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子路取束帛贈之十九年戊寅二十九歲適衛學鼓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迨得其爲人矣黮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二十年己卯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獵魯界因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二十

四年癸未二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

禮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伯常騫問曰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

道不入奇儁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者必折徑者數傷偽者不親利者無不救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二十五年甲申三十五歲昭公遜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善其言竟不能用景公遣孔子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黄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二年辛卯四十二歲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

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四十三歲是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亦專季氏嘗囚季桓子盟而釋之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

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三年甲午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年乙未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嘗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

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五年丙申四十七歲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蝄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責之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九年庚子五十一歲陽虎奔晉適趙氏仲
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山不狃與陽虎同惡以費
畔季氏召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
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卒不行定公
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
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為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
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

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遂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又爲大司寇攝參入太廟每事問十年辛丑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

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

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

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十一年壬寅五十三歲初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之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十三年甲辰五十五歲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今三家過雉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五十五歲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

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
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不
脫冕而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盍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
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
也夫孔子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
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
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

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於是拘孔子五日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

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遂解孔子去即過蒲

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

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有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十五年丙子五十七歲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

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公元年丁未五十八歲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

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

之二年戊申五十九歲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

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夫已而已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不果往將西見趙

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養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

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吾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三年己酉六十歲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

家以予道來不日成之何裂之有陳侯遂赦所執吏
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已而果
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
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
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
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
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
子贛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
明年四年庚戌六十一歲孔子自陳遷於蔡蔡公孫

翩弑昭公楚侵蔡明年五年辛亥六十二歲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

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遂於

六年壬子六十三歲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迎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淸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

寇之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

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

趣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於是自楚反至陳十年丙辰六十七歲孔子猶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自陳反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出公輒立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國人多予輒孔子既至衛而弟子疑所不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予輒也時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問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他日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卒十一年丁巳六十八歲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

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
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
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
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孔子孔子辭不知
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
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
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
之若遐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
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

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泗滂浪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哀公問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乃詳告之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戊午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弔適季氏季氏不絻孔子投絰而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然孰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詩書缺乃刪詩定禮正樂叙書奥以垂世教於將来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年子鯉卒十三年巳未七十歲顏淵死孔子哭之慟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不敢嘗子路請禱孔子不許子路又使門人爲臣孔子病間責之十四年庚申七十一歲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齊田恒弑其君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十五年辛酉七十二歲是時孔子著作

既成敘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世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至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蓋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者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周室東遷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復因魯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終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迄絕筆益傷周道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雖有春秋無所復施故以獲麟終焉其實因恒三首自是起也孔子之於當世其志見於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時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

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興素王乎夫何其盛也冬子路死於衛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

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雖帝王亦以弟子禮事之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六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

十七爲陳王洪傅士死於陳下觧弟子裹年五十七
曹爲孝惠皇帝傅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裹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
孝武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論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至大而不可窮至神而不可
測先賢稱之者不啻詳矣率各以其管窺之爾謂非
聖道不可謂盡聖道亦不可愚嘗讀易乾之彖傳
而知聖人之贊乾者乃聖人之所自贊也其曰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人以爲窮言乾元之生物而已其曰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人以爲窮言聖人之成物而已

乃人之恒言則曰太和元氣則是即元即和即和即元非有二也葢天地閒非和不生非生不和惟乾元衆此太和而洩爲萬有惟聖人衆此萬有而還之乾元乾之爲乾聖人之合德於乾此太和而已故程伯子曰仲尼太和元氣也孔子之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之作一文武之道所由存將以反成周宇宙之太和於萬世也孝經則愛敬之德所繇行將以顯本來知能之太和於一心也子貢稱之曰溫良恭儉讓記者又曰申申夭夭非見而知之者曷能及此學聖人者顏子其得儁後　儒則茂叔伯淳仲

晦三先生其繼述之善者乎曾論所載用敢去取諸子所述莫詳真僞姑以史傳稍爲删潤俾履歷之先後可考云

又曰孟子於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文拈出一時字直曰孔子聖　之時者也巳爲萬古開隻眼矣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所以襄斯世而直還乾元之妙契聖之所以爲天也故曰乃利貞孟子乃以不恭之和當之謂之曰柳下惠聖之和使聖人之太和因之少晦獨柰何哉然時亦所以成和也

顏子

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以德行首稱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註曰大都入聖人之門悉知克其有我之私矣惟聖人然後能渾然與之為體而無物非我矣

孔子亟稱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註曰世人有過執以為是者多矣

亦有雖無執見而是非不能全審或疑於是或疑於非乃所謂貳過也顏子之過原出無心而本來權度昭然不昧一念之過爽然自知矣知之旣眞安得復行也

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註曰在我不起一念卽應感萬變皆謂之空

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註曰私者日用間也發者發之日用間也道之流行無間可息人或以私忽之顏子體道之功純矣故其日用之私無非道之所發見流

行處矣與時行物生之機同矣
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語之
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曰人人皆人也
猶待於爲者欲盡人之所以爲人也欲爲人則擇
善要矣何言擇乎中庸也即其平常日用間擇其
眞性之所發見處也由戒懼之功而得其眞見眞
顯者是也蓋性固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既謂之性
本兼萬善而曰一善者何也性體不可見所可見
者當時感應之一端耳故曰一善自非率性之聖

則善念欲念不免雜出必精以擇之而後可得耳此見性之學也然得一善即拳拳服膺而弗失則與得一察以自好者何異不知善念雖就所感之一事而發乃其所由發總此本體因一事以識其所由發之本體而保任焉靜與之居動與之游必期觸處皆此本體之作用故曰服膺弗失豈膠於當時所發之一念哉此由悟而修之道也學知利行事也已該明然一許之義矣可見仲尼之知顏子與顏子之自知無異矣

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曰仁者生生之機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惟人由之以生必全此生機而後可以為人惟天地人物之所由生必天地人物咸得其生而後吾之生機可全生機全而後可以言仁是以聖門之學莫大於為仁顏子以仁為問求所以為人也即求所以使天地人物之咸得其生也然此仁見見成成各在當人之身何以待於為即為又何言乎克己也自吾合耳目口鼻四肢而有此

身以對天地人物而言則謂之己惟此己實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分則反之而與天地萬物渾然爲體者此己也惟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分矣則執之而與天地萬物藐焉隔絕者亦此己也亙仁與不仁之介不可不辨之也者何以辨之也惟動以天則耳目口體悉以效吾生幾之用視以天明爲明聽以天聰爲聰毛髮頂踵不敢自愛則我全賴此己時時與天地萬物相流通焉得不渾然爲體動以人則耳目口體悉見其爲我趣因目惟其所欲視耳惟其所欲聽四肢百骸惟其所欲便安惟恐

天地萬物之或妨於已也焉得不藐然間絕然動以天者乃本來之已動以人者則生後外誘之私耳即下文所謂非禮也本來所無也亦謂之已者何雖曰外誘實亦吾耳目口體之所爲者故也克已者正克其本來所無則本來所有自還矣夫本來之體一還即與天地萬物爲體而仁矣又何言乎復禮爲仁也不知仁以愛爲道愛無差等反爲仁之害矣仁之所以普物而不失其中正之則者以有自然條理在也所謂禮也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記曰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率之肫肫之仁惟在於經綸天下之大經則知典之惇全在於秩之庸而經理綸合得其等殺乃所以行吾肫肫之至念也二程理一分殊之論正本之此朱子言吾儒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此耳以此爲仁則非獨生幾之渾然其充足而條理亦秩然其精詳物物之各足亦物物之各正天地萬物之位育咸在吾生生不息中矣故曰天下歸仁蓋天下之取足於吾仁與萬物之資始於乾元無

二矣或疑分析之精非所以爲渾然一體之義此不然也譬之一人之身五官九竅百骸該而存焉惟各效其職各安其分而後可合之爲一體藉令雜然並出乎於其所不能非可爲一體否是故必百體之從令而後可言天君之泰然必性命之各正而後可言太和之保合必復禮以爲仁而後可言天地萬物之渾然一體也然禮而曰復可見禮乃己所固有之則特以外誘失之而茲復其故耳天下而曰歸可見天地萬物原是生幾中之物非禮隔之而茲得其歸耳吾故曰克其本來所無則

本來所有自還矣夫巳之當克如此何以爲仁之必由巳也正以寧我之生幾而不得與天地萬物爲體者固此巳也不得不克者也運我之生幾而與天地萬物爲體者惟此巳也不能不由者也何者人必有此生幾而後可以宰制此形體亦必有此形體而後可以乘載此生幾藉令無此形體則此生幾亦非我有但當還之天地雖廣生大生之用不息而裁成輔相之道竟屬之誰耶旁焉而生混焉而盡何以使性命之各正太和之保合資始之功幾於不終天地之化至於無紀矣豈成世界

故必有人而後可使天地位萬物育有此形體載此生幾而後可以謂此人道舍此已別無可以為仁矣要知自資始以來物物具此形體物物具此乾元各各具足無少剩欠顆食所謂甲不問乙借乙不待甲供者為仁之方取諸已而自足絕無待於人之物者故曰為仁由已而由乎人哉善乎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又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天下萬物泰州謂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已不以已依於天地

萬物眞得由已之傳矣顏子之請問其目蓋欲求其細細實實下手處也夫子直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視聽言動卽此耳目口體禮與非禮正生幾所由以通塞仁體所係以完欠之大關鍵也然耳目口鼻原是形體一涉形體易墮非禮一涉非禮則種種皆足爲生幾之害一禁非禮則種種皆足效生幾之靈故此耳目口體反若能握吾爲仁之樞機者舍此無從下手也顏子嘗苦其爲累亟欲墮肢黜聰明以求之將併其視聽言動而絕之是且併其生幾而遏

之矣不知耳目口體無一物之可廢視聽言動無
一則之可不行蓋以生幾雖神化莫測必不能舍
此諸體別有所發故人之爲仁必不能舍此大用
別有所致力惟克其非禮則物物皆生幾之發見
時時皆生幾之流行矣此爲仁最切最要之實功
也亦即曾思所傳慎獨之功也夫以顏子之見地
其於非禮當若紅爐之點雪矣勿之爲言猶若力
禁之然者可見人之嗜好即根此形體而來一與
世淡漸染日深非力拔之何以能去生知之聖或
無待禁制學知以下未有能不用力而去之者李

何世人之輕言無欲也恐非有悟入卽用力禁制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安能掃除擴淸哉請事斯語正其欲罷不能之幾也嘗謂顏子而非先之悟則其四勿一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已顏子之悟而非實之四勿則其見地一曾點之春風沂水而已悟之與脩兩不可缺如此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曰心卽仁仁卽心此言不違猶若有二何也蓋念念不息則心卽仁仁卽心一念有息則心自心仁自仁矣三月不違與日月至則有眞見與未

有真見之分耳未有真見仰至處亦未可謂之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註曰此顏子既見道後而自言其入道之次第由悟而入由脩而成以定萬世爲學之準也道體本是發育峻極焉得不高道體本是渾淪堅固焉得不堅道體本是變動不拘焉得不倏忽先後顏子灼然見得道體如此故摸盡曲盡其神妙將欲不

落階級不事脩持仰之鑽之瞻之一超直入矣不知其見雖真終是虛玄之悟境非實際履地也非有脩証道亦終不可超而入也即能超而入終不爲我有也何也道雖隱而不可見細細皆發見於實而不可窮之中乃其實用故學者雖欲於無聲無臭處見道尤必於實脩實証處勘驗真真身體而力行而後有所從入而後可與道爲一耳故夫子引而裁之由而成之使循階級而脩持曰博曰約曰文曰禮巨細精麄一一有個次第一一有個會通如初學一般循循有序密密做去故不特曰

誘而曰循循誘而曰循循善誘而曰循循善誘然文非他也即高堅前後之散見於應感而粲然具大節目之詳者也禮非他也即高堅前後之統會於一心而天然歸於一定之則者也驗之於散見故謂之博要之於統會故謂之約蓋道本由一本而散之萬殊學必由萬殊而適之一本則見不流於素隱脩不墮於支離矣謂之博我約我則顏子灼見我之爲我知文爲我之文禮爲我之禮與君子之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以弗畔者相懸矣夫人惟未悟而脩則不無勉强不無苦難即有才而未

必能用而作轂乘之矣顏子既已悟矣文用力實做確然見得世間文禮無一非高堅前後之所發見非此博約必不能操此高堅前後之欛柄舉吾身無非世間文禮之作用亦無非此高堅前後之流行此心遑遑真如不及些容須刻之懈弛聖人之勉焉日有孳孳亦以此耳謂之曰如有所立卓爾非道之果有體段方所也顏子初時之見非不確博約之功未施只見得一個活活潑潑的大意未有個拿手既從博約用功則知此文禮即此高堅前後吾博此文約此禮即所以操持此高堅前

後道能隱於高堅前後而不能隱於文禮尤不能隱於吾之博約蓋道雖變化無方有一事必有一個定則吾於事事見此定則則時時見此道矣總之欛柄在于則操縱由己身與之爲體神與之爲用三月不違在此天下歸仁在此不改其樂亦在此矣向非夫子之善教俾從博文約禮以進雖欲從之從苦高堅前後之恍惚末由得而從之矣顧能俾之卓然見邪此其意蓋重於悟後之脩所以歸功於聖人之教如此曾點諸人雖未嘗無見而終於爲狂皆不知脩之故乎故夫子曰不知所以

哉之顏子特發此俾萬世知高明之士所重尤在脩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註曰程伯淳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至今學者莫得其解既而曰樂莫大焉樂在

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何事，但曰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猶無悟入處。惟加一樂莫大焉，則已洩盡孔子傳顏子之密義矣。蓋大之樂，惟是反身而實見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已。則知孔顏之樂，亦惟反身而實見萬物之皆備於我而已。何言乎萬物皆備也？仲尼之老安少懷朋友信，而已顏子之天下歸仁而已。天下林林總總之物，無不發育於生幾，而此生幾無不根本於太和。惟孔顏之一物無間，一絲不累，純然太和之醞釀，萬感萬應，渾然太和之流行。此生生之幾培之愈厚，廓之愈宏，真有與

天命同其不已者物之生者生長者長形者形色者色無不取足於吾之生幾恬恬愉愉志願俱遂無一不各得其所則亦無一不共其樂當此一時上與天地同其包涵下與萬物共其飛躍知識盡忘形神俱釋有不覺其融融洩洩之至者欲指其樂但無可指欲指其不樂其何從而共天幾之順適耶蓋天下之至和固天下之至樂也疏水曲肱簞瓢陋巷雖一物不能及及之吾身所謂萬物皆備者未之有損也其太和之流行生生而不可已固盎然於吾中也他日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士則藏情伏與所有是夫是非他即此樂也行者行此藏者藏此則疏水曲肱簞瓢陋巷特藏此耳安得不在安得有改即乃世人看行藏二字甚忽以仕為行以不仕為藏夫君用之誰能不仕君舍之誰能不退以此為行藏人人皆然何必孔顏所貴孔顏惟有是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

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註曰不遷怒者有主而虛不因怒而遷動也不貳過者有過即知不以過而疑貳也夫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而曰不遷大人之過或見以為非文或疑以為是而曰不貳此非真好學者不能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註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註曰道不無窮一止便退仍然無止也進而不止正是顏子可惜處非痛顏子不到當止之地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註曰此可想見其虛己之衷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註曰此用行舍藏之一証也孔子於簞瓢陋巷稱其樂孟子於簞瓢陋巷稱其與己饑己溺同道皆以其仁信之也

論曰夫受業仲尼之門者孰不以學為事哉毋論四科十哲及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即所謂三千人者要未有不學者也仲尼僅僅稱顏子好學且斷之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何其斬然絕人之進有如

此邪抑以顏子之學與他人異哉顏子之好與他人異邪世之論者必謂曾子之學獨得其宗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焉顏曾相比有而事仲尼者何好學之稱曾子亦不得一與也豈入聖與好學猶有二乎至春陵始曰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於無窮者顏子也程伯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文曰學者要學不錯須是學顏子紫陽之言曰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金谿氏曰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

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孫諸子之言則知得聖人之真者惟顏子觀孔子自言樂亦在其中獨許顏子以不改其樂則知顏子所以與聖人同者惟此樂耳周元公令伯子尋其所樂何事宜也當曲肱蔬食陋巷簞瓢一念不能施一物無所濟果何所樂也渾乎生機之流行融融洩洩舉一世而納之太和以還之乾元資始之初者無虧欠也此仁道之全體盡性之窮義至命之極功也顏子之所謂好學與獨得於夫子而爲不傳之秘意者其在斯乎

意者其在斯乎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與顔閔伯牛並以德行稱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註曰仲弓於時想只是天質之厚重簡默可稱近仁實未用力於仁故觀者以爲仁而孔子未之許也然其問仁未必不以此啓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曰人之爲人總一仁體含仁論

學無學矣然求仁原有兩門一者由悟而脩一者由脩而悟由悟而脩莫要於敬何者敬者使人收斂其精神反觀內照以察其發見之端而得之者也故中庸以戒謹恐懼迎莫見莫顯之機不必更言恕也由脩而悟者莫要於恕恕者使人力祛其間隔而反己觀人以致其推心之術而得之者也故孔子他日語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不必更言敬也顏子於仁蓋已有悟故夫子但語以悟後之脩然克己亦是通仁之路子貢未免以脩而入故夫

子但語以取譬而久之始語以一貫於仲弓之問
乃兩語之豈仲弓可以悟入亦可以俯人邪出門
使民微細事耳大賓大祭敬之至者也其無往非
此敬可知此正戒謹恐懼極嚴極密之功也夫人
之情有欲有惡聖賢論所以通於人己者每每以
惡論如大學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此屬之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亦言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豈以惡之發尤重加人尤易而不及檢耶至於
家邦皆可使之無怨必非可以襲取者非其於人
己間確有一段真精神之自然流通處焉能得之

也以此造於欲立欲達斯物皆備境界焉豈遠哉
一念之微耳然悟在脩前其悟猶虛其脩貴實由
脩而悟則悟皆實境苟敬與恕交進則悟與脩並
力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註曰易乾之九二
曰見龍在田君德也夫九二臣位也而擬其為君
德何也文曰體仁足以長人可見仁之為君德也
仲弓己於敬處有悟於仁故曰可使南面子桑伯

子蓋是遺落世故之人想其見趣亦在曾點琴張
諸狂簡之列見得天地萬物與我爲體之大意仲
弓似猶病其不本之敬未爲眞見故以爲問蓋治
道固在兩盡一世乃其中調理節目之辭不可廢
也夫子曰可也簡謂其所可在簡非謂其簡之可
南面也仲弓知徒簡非所以爲治必其由敬入者
始可致用蓋敬則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之心也
其精明愼審必不至忽畧敗事綱領體要自我操
之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之道行乎其閒矣此仲弓
之可南面也苟以遺落世故之心主之則一切皆

視之為不必為廢弛而不舉者多矣何以通天地萬物而與之為體也顏子之循循於文禮顏子之所以為邦仲弓之學於敬恕仲弓之所以南面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註曰以天下之賢成天下之事以天下之人用天下之賢而我不尸其功此非特忘己之學即天地萬物一體之道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評

論曰仲弓與顏閔伯牛同稱德行宜其所得不甚懸也閔子伯牛獨無所傳何耶若仲弓者夫子許之以君德期之以必用於天德王道必曰其備而用行舍藏之與倫不之及又何耶豈於孔顏之樂猶有間耶嗚乎此其幾亦微矣聖賢之於天道信有至不至哉

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聖門以言語稱曰宰我子貢侍側侃侃如也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問
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貢
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太宰問於子貢
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
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徼以
爲智者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問曰鄉
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季康子問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註曰未悟時下學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既悟之後下即是上學即是達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夫子信天之知我信於天子之知天而已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註曰聞一知十乃即始見終徹悟之知

也德性之知也聞一知二是因此識彼推類之知也聞見之知也夫子恐子貢不知學以徹悟爲貴而以推類之知聞見之知自滿問之而得其說則知其必求徹悟以達德性之知矣故與之卒之聞一貫之傳其無所不徹可知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註曰不欲勿施子貢嘗以自許矣夫子莫之與也豈其時猶在聞見言語中着力耶無言之訓莫知之歎大有以動之始有反約之機故夫子仍以始之所奪者與之其造就之

方至矣實則夫子所謂仁之方而曾子所由悟一貫者也其旋以一貫語之宜哉然於此亦見聖道之無他岐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註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人得之以生則吾一人之生理即物物之生理必與物爲體而後吾之生理始全耳故論仁者論其心之能與物爲體而已不問其及物之功何如也子貢以博施濟衆

爲問不特欲其施之出於我者博且欲其濟之實惠於物者衆是取必於及物之功也彼徒有與物爲體之眞心而力有所不及勢有所不行者皆不得言仁乎仁道其荒矣故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要之聖非有加於仁也乾九二之見龍未嘗不曰君德而物各從類之大業畢竟歸乎得時位之飛龍此則仁與聖之辨也堯舜巳自爲得時位之聖人然其心兢兢然猶恐於施濟之有遺而以爲病況時位之未及堯舜者乎是世之終無仁人而仁終不可爲也不知苟能與物爲體巳立立人

已達達人人己原無二視立達亦無待推此則
吾心油然不能自已之生幾亦渾然與物爲體之
實驗乃所謂仁也即不然取己立達之心譬人立
達之心則其視人如己而與之爲體恒必由之可
以與仁同方矣又安待於施之博濟之衆哉要之
施之博濟之衆亦豈外此立達之心爲之哉故存
此立達之念而與物一體無間則一無所施一無
所濟於仁無損也力有所可及勢有所可行則盡
天地民物而施濟之於仁無加也但求之心則人
人可以爲仁必求之及物之功則惟得時位之聖

人能之豈所以論吾各足之生理哉程伯子謂孔子語仁以教人惟此爲盡蓋揣焉仁人之心與求仁之功極爲親切矣不然則蔬水曲肱簞瓢陋巷正一無可施一無可濟時也聖賢之心當有不勝其戚戚者何以云樂又何以言中心安仁三月不違仁也耶須知聖人言此惟恐人視仁之難成而阻其進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註曰子貢稱孔子一　則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　則曰又多能也畢竟以多學

窺聖人不受命而貨殖畢竟以多學學聖人其於聖人之空空顏子學聖人之屢空未之知也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多見而識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雖不專爲子貢言子貢應亦習聞之矣至於下學上達而歎世之莫知明示子貢以萬殊一本之道矣子貢猶未之悟也雖然子貢亦豈樂於如此哉就其資之所近學之途徑不能不然耳夫子漸漸提撕子貢亦漸漸融會夫然後有一言之問始有反約之機故呼而告之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仍從其素所窺聖

人者而探之也子貢對曰然非與且信且疑猶未確知前日之非也乃明語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試嘗論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寂然不動非夫子之空空顏子之屢空乎當其時一且無有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萬事萬化孰不從此寂然者出之乎大本達道理有固然又焉有所謂貫也此豈特聖人爲然人人皆然者惟知識既開雜念紛擾不惟不知其寂然爲何若而自私用智亦豈感通之常惟聖人之洗心退藏適得其至虛至靈之體而天機自動一出於不思不勉

之良本原之中條理具備無乎一無乎不一無乎貫無乎不貫故曰予一以貫之夫豈逐於聞見之末狥其支離之學哉非與與曾子之唯領受者何其殊也豈曾子之日有勉焉者行予貢之所致力者聞見言語乎且曾子之三省其病在人己之末一故悟之為忠恕而人己一矣子貢之多識病在內外之末一悟之為性道文章而內外一矣聖人之一貫其渾然以天地萬物為體者安有所謂內外人己之分也學將有悟不過各借聖人之藥以自藥耳卒之曾子貴乎道者三子貢之不欲勿施

既悟之後亦寧復滯於人已內外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註曰此正子貢所悟一貫之旨也文章性道原無有二性與天道亦無有二時行物生天之文章即天道也作止語默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性也曰知天命曰知我其天夫子之性即天之道也故夫子每每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正謂夫子一身時時是動以天時時是性術之流行欲覩夫子覩之此而已葢凡可以言語示人者終淺以性術之自流

者示人則深切而明者由言語而解悟者終鈍因其性術之流行而默有會焉則微妙而精實聞者聞道也言語道斷思議路絕而神領心契之謂也蓋耳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不可以人力爲用者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非不善言亦非不時與弟子言然從門入者非家珍因之聞道者蓋寡矣其可得聞性與天道乃在夫子天機性術之所發見流行處默會之耳故曰可得而聞也此章正與予欲無言章相應學者當諦思之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註曰温良恭儉讓五字即夫子之文章也分明畫出太和元氣充周於一身望之者心醉覿之者鄙吝消之景象矣夫子與顏子之同其樂與分付顏子之事業竟不復傳者俱在於此此子貢之智足以知聖人也其終所詣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櫃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價者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
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
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
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
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
門而入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庸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註曰子貢非徒

爲聖人也知聖人之至也聖人非易知也見道之

至也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論曰聖門諸弟子其生質之明屬顏子而下無如子
貢聖人之所惓惓致意而必欲竟其成者顏子而外
亦無如子貢故夫子絕未嘗以他人與顏子較獨於
子貢有與回孰愈之問意可知矣柰何其務博於見
聞求解於言語稍涉支離之途故夫子一則曰不受
命而貨殖一則曰予欲無言猶未悟也至於立達之
答已吐一貫取譬之方即是行恕猶未悟也直待一
言之問一貫之傳而後知爾我欲惡性道文章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也視顏子之遜肖寳樂奚然夫子之
惓惓不舍或抑之或進之或誘之或砭之不知費却

多少提撥而後竟其成於他弟子夫必皆然也其成也雖未明言其得與孔顏之樂而俱立俱達所欲勿施則已渾然與物爲體之太和溫良恭儉讓之形容則又灼見聖人之太和矣焉有見之若是其審而體之不由其道者乎吾不信也即蔣世而下想其獨居三年之心不特見其感夫子育成之恩爲獨至亦以知其得夫子之道爲獨深巳惜乎其學之獨不傳也

曾子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曾點之子點字晳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皆以次對子曰點爾何如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註曰言童冠則眾萬物矣言風浴則舉萬物得所矣

純是一團太和之發育

如晳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曰只爲少却顏子四
勿一段功夫所以脚根不曾着實只可謂之狂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參也得久之子曰參乎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註曰一貫之說已見子
貢傳夫道者古今聖愚所共由者故中庸不曰聖
人之道則曰君子之道未嘗私之已也夫子乃自
謂之曰吾道曾子亦曰夫子之道若孔子得而私
之何也不知道雖大同而聖人之所以聖各有個

見地得力處因挈之以爲教人之法如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則曰執中湯猶未之改也孔子之學在於求仁眞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有生人人物物以至禽獸草木何莫非吾一體而分亦何莫而非吾一體所可合提此一念萬事萬化悉捆攝入而無遺矣故曰一以貫之蓋自然一貫非夫子之以一貫之也語顏子之天下歸仁亦斯旨也然學者可以語此者鮮矣故孔子每每提出忠恕以爲教使其實實落落以己之心通天地人物之心則其可分可合之體於斯而還其初矣亦何者不在

攝入之中乎雖不言一貫已晰晰令人體當却一
貫之道矣故曾子以而已矣三字斬然盡之然則
一貫其名義忠恕其體當一貫之法也直透乾元
一路前此聖人俱未提出實自孔子始盡發之孔
子焉得不以其道自屬而受其傳者焉得不以其
道屬之孔子也然非孔門之師弟欲立門戶也不
如此則其教不行也說者以一唯見曾子之速肖
愚則以爲曾子悟稍不徹安能撤却一貫二字而
以平日所常言之忠恕斬然盡之乎此師弟子之
授受悉以神遇也且非曾子以忠恕二字指出一

貫真面目則人將從何處體當一貫乎孔子以立
人達人告子貢而其下即懇懇指出取譬之說益
所以信忠恕之爲一貫也子貢之所以終受一貫
之傳亦以此

先是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必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曾晳耆羊棗而曾子
不忍食羊棗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吾
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註曰曾子之所由以孝稱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又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註曰曾子之所自勵與教人率以上數條正所以開孟氏之泰山巖巖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子沒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註曰江漢以濯之言其淨之至也秋陽以暴之言其乾之至也特與世之拖泥帶水者反耳乃曾子所見之孔子非真孔子也孔子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一團太和元氣安見有所謂淨染乾濕哉故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試觀天地之間何穢不具何濕不流安病其爲不淨不乾也曾子一生兢業臨履豈猶恐染之足以汚其淨濕之足以浥其乾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註曰易簀之事先儒亟稱之懇細求之謬也簀既非所當用則初用之時已謬矣何待疾革始易也曾子平生戰兢臨履何等

謹愼安得有此且啟是啟手正見得正而斃之義
若此言在簀未易之先則舉身方在謬處曾子不
應有此悞若此言在易簀之後則其云反席未安
而沒無暇於啟手足矣是以知其謬而不足錄也
世傳曾子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其言
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
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註曰大學者學之爲大人者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爲己分以脩己治人爲實功故先之曰在明明德立其本也繼之曰在親民達其用也此所謂大學也然有道焉由其道而入則德可明民可親

不得其道則德且不明何有於民故又曰在止于至善此所謂大學之道乃入大學之途轍也何言乎德也吾得天地生物之心以有生源然與物同體者也何言乎明也是德也虛靈瑩徹無有陰翳無有渣滓與天地日月之貞觀貞明合其明與天下萬世人心之靈通其靈者也何以明之也本來之明或梏於形氣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紛然起而昏之矣與天地萬物盡相間隔一膜之外邈不相關何以親民也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乘其不息之明而有以明之斯復還其明矣何言乎親民

也民至散且疏矣必盡天下之民渾然與之爲體俾皆有以明其明德以復其性以遂其生斯可謂之親耳蓋巳與民原非二物明與親原無二道吾之德正與天地民物同體吾之明正所以普照於天地民物之間而曲盡其同體之誼者也有一民之弗親則吾之體即有所闕吾之明即有所不照矣可但已乎何言乎至善也明德之端倪動以天不雜以人者也正前所謂明德之明不可息者也夫明德之體沖漠無朕安得以善名之亦安得以意識測之惟其不息之明發之應感之間如傳中

所謂仁敬孝慈信之類善斯出焉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是也大凡易言繼善書言降衷中庸言明善擇善皆指其發見而名之未有自其虛靈之本體言者也惟此善之發也一出於天機之自動而一毫不以人力參焉故善不足以名之而謂之至善焉必察之而有見乎此斯爲見性斯可入德孟子亟指不忍觳觫乍見孺子以明不慮之知實得於此然雖一善之發見就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機觀之則明德之全體具可窺矣何言乎止至善也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

謂也要知所謂止所謂服膺所以異於得一察以自好且不落於仁智之見者以其非死執其發見之一端也執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貞機而已夫惟執其動以天而不雜以人之貞機則以之爲君必能止仁以之爲臣必能止敬投之所向無不得其止矣傳中諸止正所以明止至善之止耳然當昏昧之中即欲識其發見之一端未易得也必先知道人人有箇至善之當止思所以擇而得之故首之曰知止中庸擇善之功全在於此蓋孔子志學之始事也乃今之談者以知止爲已知至善而

止之則木文五而后能字聖賢不幾贅語乎嗟此正入德要緊路頭所稱大學之道舉而隳之此入德之所以無路也蓋人自智識一開則利欲皆至即有不息之明不免貞妄雜出天人混淆安可於造次紛擾之中以自恭昧淵之精神求之也必力攝其心使一切向外馳求之念盡息而後能定焉猶未也定之久而妄念不生而後能靜焉猶未也靜之久而檢束可忘而後能安焉總之中庸戒慎恐懼密而又密之功也至此則不惟利欲不得混淆而言語道斷意識路絕虛靈明覺之體隱然

己復矣是惟無動動皆天眞而后謂之能慮矣此
正明德之端動以天者中庸所謂莫見莫顯是也
灼然有眞見亦確然有定執而後謂之能得矣顔
子擇乎中庸得一善之得也明親之功可施矣先
後之序可知矣何也以明德不息之明自此而顯
著必能灼見乎脩身爲萬化之本致知格物爲脩
身之始矣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而本末
實有辨矣蓋已與民雖非二物本則在身也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皆事也終始實有分矣蓋明與親
雖無二道始則在明也誠知本始之當先而先之

末終之當後而後之則施爲有序必不至忘本而求之末責人而忘自責雖未能與道爲一必不至背而馳矣故曰近道不觀之古人乎惟古人爲能知先後者彼曰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只一明明德即貫盡親民事業益以微人已非二物明親無二道矣然不遽責之天下也必先之以治國遠近之勢不得不論也亦不遽責之國也必先之以齊家親踈之勢不得不論也亦不遽責之家也必先之以脩身不惟明親於此而分而本末之辨亦於此而始不可以不先也凡此以下皆所以脩身也

亦未嘗無所先也心爲一身之主則正心之功脩身者所必先焉正之者靜虛之中不使有所留滯而窒不使有所馳逐而亡則一身之視聽言動無不得其正矣然留滯馳逐吾心所本無意之動以人者實爲之吾心以之不正矣則誠意之功正心者所以必先焉夫心本該體用兼寂感者也乃分心意而究其先後蓋以寂然之體言心以感物之用言意也夫其體果寂然不動何有不正亦何所施功其有所留滯有所馳逐既皆出於意則知舍意無以見心舍意之誠無以求正也惟意之動以

天不雜以人而後可言誠則動且無動況於靜正
乎然意何以有誠不誠也則由於知之至不至耳
夫知非他也即吾明德之明也雖已灼然於能得
之後猶是靜安中之悟境未爲應接中之實功也
苟不能致則明於此或昧於彼明必有所未至矣
明有所未至其於天人之介幾之意者能一一無
雜乎未可必也致之云者即中庸之致曲孟子之
擴充也惟能以其明而致之於一切應感之間則
一切應感在在皆明德之明而無所蔽雖欲自欺
而其心不可昧矣然欲致其知而徒虛求之靈明

之體而不求之靈明所從應用之物則其物之交物能一一不爲所蔽乎未可必也故在於格物矣何言乎物也夫兼本末而言皆物也而耳目口鼻四肢之爲物尤吾所合之以成其身之物也吾之明德必不能舍之以效其靈者然有格在焉即詩有物有則之則也要知物失其格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格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此孔子告顏子爲仁之目必不能舍視聽言動而別爲說也世儒皆明其昏之故出於物之從獨不思復其明之全惟在於物之得其格以不察物爲明德之所必

不可離耳夫惟物物皆得其格則明德之明實實由此而全即本來一無陰翳障蔽之初矣故曰知至明德之明實實自此而全則意之所發尚何有𣎆以人而不純于天者乎故曰意誠意誠則心無所累而正心正則身有所主而脩葢明德之功全在於格物知至由此而誠意正心脩身皆功力之馴致者耳明德既明則所以親民者寧復別有所求乎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舉而措之耳然則明明德於天下之本舍身更何以齊治均平之道舍脩身更何事哉葢天下固未有不能親民而

可言明明德尤未有已德之未明而可以親民者
何者天下國家皆吾明德中所固有之物故齊治
均平皆吾明明德中所必然之事也於此不可以
見身之爲本乎天下之人無貴無賤有此身即有
此明德有此明德即有此齊治均平之具凡可以
盡其格致誠正之功以脩其身而爲之本者無二
義矣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
本蓋舍此身則萬化無所由始也故必本端而後
末治苟以不脩之身而欲責治平之效必不然矣
況躬之當自厚者妄自菲薄且不知明德爲何事

一膜之外邈不相關而欲舉天下至疏且散之民
厚而親之而渾然與之為體寧有是理哉惟其知
本亂而末必不治則其汲汲於脩身可知於此始
可謂之知本惟其知厚者薄薄者必不能厚則其
厚自責而汲汲於格致誠正俾明德之無不明可
知於此始可謂之知至蓋知脩身為本則脩身之
功有一毫之未盡不可以言知本也知格致為脩
身則格致之功有一毫之未盡不可以言知至也
此本末終始之不可不知而知本末終始之所由
近道也格物之說紛如聚訟久矣最後一說則謂

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卽是知本舉世靡然從之以爲妙義夫知本之義已在知先後中矣若又訓格物爲知本則知先後者何說格物卽訓知本則下文又何必言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聖經止二百二十一字而重復錯亂如此乎果是知本何不直言曰致知在知本而又別爲之文曰格物以啓後世之聚訟也且物字猶可托之物有本末之物格之訓爲知則自古未有也要之所致之知卽明德之明無疑也知明德之昏爲物欲所蔽則知復明德之明在去其蔽明之物欲無疑也去蔽明

原缺

子思

孔伋字子思仲尼之孫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之門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

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先是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

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其首篇或曰聖人之微言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註曰此書之旨喫緊以天人一德性命一源示人盡性至命之學故首言天命之謂性何言乎天命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已何言乎性也詩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是已德即性也有生之初人性之純人人皆文獨言文者以文之能不失其性耳終之曰純亦不已言性即命人即天非有二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特在

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耳總之資始之初各得一乾元之全不可以差殊觀也何言乎道也率性是已何言率性也因其性之發見而不容人力者率而行焉是已率之事親則成孝道率之事君則成忠道真知天之時行物生自然而然無待思慮無煩學習一順其天機之自至故曰率性之謂道雖發於人實未離乎天也生知之聖也下此而學知困知則有教矣何言乎教也脩道是已何言乎脩道也非遵聖人之陳跡也求吾性不息之靈機時乎發見而可為道者率之是已蓋古今聖愚本無

體當偶有物蔽而本體之靈未嘗息也顧其本體
寂乎無朕淵乎無垠不可得而致力也惟於應感
之間察其天機所自至不待思慮不煩學習有同
於聖人之所率而爲道者而一見焉則雖一端之
發見實全體之呈露也吾亦可率之而爲道矣故
謂之曰脩道此自明善而誠身者也故謂之曰敎
然則道即性也性外無道也不特率性之聖人不
之離愚夫愚婦亦莫之能離蓋人得天地之生機
爲性則凡此知覺運動孰非性也亦孰非道也性
不可離道其可得而離乎可離則必舍性以爲道

不可以爲道矣夫道之於人如此宜乎明善之易易也人多不能窮其性體而率之者何也由其拘蔽之深終身擾擾向外馳求善念惡念雜然並出以不著不察之習當石火電光之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衆又何怪乎要知人心不特利欲之雜擾起於覩聞而意見之紛紜亦生于覩聞君子以是之故撤用歸體斬然謝其馳求內者不出絕其引誘外者不入戒慎有如臨深淵意恐懼有如履薄氷意惟戒慎恐懼於未有覩聞之先即有覩聞必不得以搖吾之靜定汨吾之虛明矣所以

何其性眞之發者功亦容矣天機偶觸一眞陡發意念不及經營智故不及參錯發者未至靈體獨呈語其地雖甚隱語其端雖甚微而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矣何以謂之獨也語其本來既超乎萬象之先而不與之俱形統乎萬有之源而不與之爲侶而此一時之靈體獨呈莫爲之雜雖即性體而又謂之獨也此甚難見幸一見之所以求率之者正在此矣敢不慎諸謂之慎者不獨守其所發之一端也守其天幾陡發之眞體也靜與之寂亦動與之感息息保任是否此體接續處處照察

是否此體效靈蓋固執致曲之功兼至矣何以慎如此也以其寂也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所以立天地萬物之大本在此矣其感也則爲發而皆中節之和而所以通天地萬物之達道在是矣夫謂之未發則寂然已爾安見有喜怒哀樂也者嗟夫此聖人之言性所以異於老氏之虛無釋氏之空寂也吾性無可窮之量天下無性外之理特感者未至耳喜怒哀樂之所以待感者何不具也今有不具則忽感輒應者何從來乎吾於未發見其無而未嘗無也渾然在中而已安得不謂之中

何以謂之中節也夫喜怒哀樂之分數輕重各有當然所謂節也然其輕重惟在所感之物我不得以一毫已意低昂之者我不以已意低昂而因物之輕重以爲輕重所以中節也若彼懸其的而吾中之也葢順吾天機之自然應彼物情之當然得彼物情之當然適愜夫人心之同然何所乖戾何所齟齬吾於已發見其有而未嘗有也油然與天下相忘於保合之中而已安得不謂之和何言乎中爲天下之大本也自形生以來吾於天地萬物漠然不相關也久矣苟夫未發之先寂乎無有則感

者雖至妄所取應總與天地萬物不相關矣惟此喜怒哀樂悉根於中則所以與天地萬物互相感應默為灌輸以立心立命恒必由之矣故不待曰大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何言乎和為天下之達道也夫此喜怒哀樂固所以為通天地萬物之脉路藉令一毫有我之私與焉則推之一人未必準動之一物未必化何以達之天地萬物而無不達也惟其發皆中節則是彼以天感此以天應吾之喜怒哀樂即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天地萬物之喜怒哀樂即吾之喜怒哀樂吾特從中節宜之耳達

之其有非達者乎故不特曰達道而曰天下之達道然則未感之先一毫有倚非所以立本也既感之際一事之有滞非所言脩道也此在率性之聖人不待致而無不至者脩道之君子則必求所以致其中和可耳然致之云者非以吾之中和爲未足而求益之也惟以其分量未易滿而求滿之耳然非有加於慎獨也慎而又慎無所不用其慎而已夫人自有知識以來天真已鑿智巧横生一團皆是人心未感之先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既感之後則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欲其一念之寧靜不

可得矣故孟子以平旦之氣明之則知未發之先一念不起不爲無風之波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乃所以立本而致中也已發之後一念不增曾不爲過顙之激惟普物以無心順事以無情乃所以脩道而致和也總之所以求率其性而盡之也總之是順其天機之自動自寂而不以一毫人力參焉而已性之分量一滿則我之所得於資始而與天命同其大者無有虧欠矣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矣此非意之也吾之資始於乾元者即乾元之所以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吾

適完其本來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分量天地萬物其有能外焉者乎以之範圍則不過以之曲成則不遺所謂盡人性盡物性而知天地之化育俱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脩道者至此則與率性者爲一亦與天命爲一又何安勉天人之殊哉以愚觀之中可致也和不可致也位育之功和也非中也何者發字之義矢欲離弦之謂也矢之中鵠當在持弓審固之初必不能得之離弦之際發之中節當在無所偏倚之中又安能致力於已發之時故其所謂致者全在立天下之大本而已本立而深

根穿極礎乎其不可拔則中致而和亦致矣苟或

嘿檢於將發即能以人功矯之使之中節亦已勞

於人力而絕非天機之自流其得謂之和乎故曰

中可致也和不可致也然致中正所以致和也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為萬物皆資始於

乾元元非他也即保合之太和也天地萬物非和

不生天地萬物之間非和不交少有乖戾則其機

窒而不通其氣阻而不入矣故惟吾性之和謂之

達道蓋惟吾之和則兩間之協氣相為絪縕萬有

之精神相為融液命各正而天地得其所以為天

地性各正而萬物得其所以爲萬物始之各得一太和者卒之保合爲一太和至是則和用而中隱矣故曰位育之功和也非中也然中實和之根抵也總而言之中卽未發之和和卽已發之中原非有二也謂之太和亦合中和言之耳君子之學必至於保合太和而後至哉故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觀乃之一字聖人所以代乾元之功用全在此矣此孔顏之所以授受而諸儒之所歎爲絕學者乎

曰大學中庸二書血脉相貫入悟亦同明德卽性

也至善即道之不可離者也而定靜安慮與戒謹恐懼其操心待悟之途轍尤爲脗合　大學之格物體驗於應感者爲急中庸之立本則保任於淵嘿者爲多要之或以實而課虛或致虛以立本非有二也至於或達以好惡或達以喜怒哀樂皆取其本來之流通灌輸者以相流通灌輸乃大學獨隱其和於好惡之表中庸則直揭其和于喜怒哀樂之中益親切而著明矣顧子思之學術自中庸之外絕無可考中庸自聖經之外絕不言和何也不特見之極乃孔叢子者語多突兀即孟子所傳晷繆一二語猶恐非溫良

原缺

孟子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致為臣而歸去齊宿於晝三宿而後出晝時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至梁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不果所言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文多不能載姑舉要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註曰孟子此書首闡師門天命之謂性一言示人以性命合一之學也世之談者率謂心自心性自性命自命各各不同不知無始以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總是一個生幾未嘗有二特天得之以爲天則名之曰命非有加也人得之以爲人則名之曰性非有減也以方寸之虛而藏此生幾則名之曰心心卽性之郛廓也以此生幾

而藏之方寸則名之曰性性卽心之神明也心量
之無邊際卽此性之生生不已心量之無滲漏卽
此性之生生無間然則人特患不知性耳一知性
則於其無邊際無滲漏之量有不容毫髮之虧欠
者矣旣知人之所以爲人有不知天之所以爲天
者乎記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言知其性則
知天總來知得一邊卽兩邊皆知矣此論其本來
之合一也猶有盡人合天之功焉知所以養性而
已夫性體渾圓原無玷缺亦無增減何待於養也
惟心或放而不存則此神明不落昏沉卽落散亂

則性體始朕而不能與天命相流通矣故必求其放心而存之說詳求放心章則性得其所以為性而知天之道亦不外於此矣故曰所以事天也此猶知性之始事也或夭或壽人生雖萬有不齊此性之與天命相流通者原無脩短也視之者貳則惑矣盡性之功且疎矣必於此性之散見於費者一一能脩之於身如視聽言動如子臣弟友曲體而無遺則實實全是一團生幾用事天之所以為天者盡在於我天地且於我乎參贊萬物且於我乎發育於穆之不已且自我而運旋矣故曰所以

立命也殀與乾坤同其不毀矣吾以此俟之彼夭
壽特其去来之客形耳何足論哉此眞所謂知天
地之化育此眞所謂浩浩其天矣此則盡性之極
功也性命之合一蓋如此
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
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　註曰此孟子別性命而言之以見其合一而
無二也蓋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本無二道然於穆

不已者無所容其僞而物與無妄者不免動以人故有性而不得不準之以命之時於穆不已者雖無所容其僞而氣質稍偏者亦足以晦其靈故有命而不得不盡之以性之時君子不容偏廢也何者夫人合耳目口鼻四肢以成其身其視聽言動孰非所以效吾性之靈吾性舍是亦無所發其竅得不謂之性乎然其動以天而效吾性之靈者此耳目口鼻四肢也動以人而滔吾性之靈者亦此耳目口鼻四肢也可遽謂之性而不反其天命之本然乎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則固命之本

然也反之而適得其天命之本然斯不淆于性耳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人之所受以成其性者也然何莫而非與天命之元亨利貞一體而分者得不謂之命乎氣質之清濁厚薄萬有不齊則昏明

強弱懸於霄壤矣人以爲命之不均有若此不知

於形氣之中已屬成之者之性矣其盡之而至

者此性也任其氣質之偏而迷復者亦此性也不惟學利困勉之君子有必明必強之學即生知安行者亦兢業匪懈惟恐一息之少間而顧諟欽若無弗用也然則養性以事天

脩身以立命全在吾盡性之功耳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惟其性與命一故養性必由於知命惟其命與性一故至命必由於盡性由其分析而觀之則性命之通一無二益明矣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

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

者也　註曰當時論性紛紛不一獨孟子提出性善二字以爲一生宗旨且爲千古學脉其功偉矣然諸家之說亦未始無見要必合之而始備耳孔子嘗言性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斯其備矣其曰相近則知本原雖同而清濁厚薄不無差別曰習遠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所從出也曰上智下愚不移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所從出也然自其本體觀之則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未爲無見也姚江祖之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世咸執孟子之性善以攻之不知性體

寂然如彼太虛故先儒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纔說性便不是性則知此中原無處着得個善也
試嘗反觀於一念未起之先覓所謂善竟不可得
惟念一動則善斯形焉故孟子卽言性善亦未肯
於太虛中着一善字直掇情與才而示之曰乃若
其情則可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
之罪也吾姑不與人論性體其發見而最可證者
情與才而已情卽性之所發才卽性之能發者使
情而有不善才而或能爲不善吾亦未敢必性之
善也以今言之情則可以爲善矣才則不可以爲

不善罪之矣猶不可以必性之善乎然何以見情之善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非情乎非情之善乎藉令惟賢智有之而人不皆然亦未敢信情之善也由觳觫呼蹴觀之雖庸君乞子天機所動真念躍然即其人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其爲均稟同賦而人皆有之何待言也要知此情雖因外感而見豈由外鑠而得天下未有有苗而無根有流而無源者此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吾性中仁義禮智所發之苗所出之流也不然一觳觫一呼蹴之間吾不知此惻隱此羞惡陡然從何

而得也故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者也此吾以
情善而知性善之一証也夫人亦弗是之思耳其
曰求則得之可見求雖在人而所以能得則才也
其曰舍則失之可見舍實由人失亦由人非才失
之也得失之間相懸不特倍蓰且至於無算者惟
不能盡用其才之故耳何也性有此一分之善才
即有此一分為善之力不然何一觳觫一呼蹴之
間惻隱羞惡之心發之能滿其分量如此也不能
充其火然泉達之勢以普之四海正惟陷溺其才
而不盡其能耳豈才之罪哉知非才之罪益知非

性之有不善又一証矣愚因是思之以性爲無善則仁義禮智根於心者非乎自乾之有元亨利貞而人已得之爲仁義禮智矣不可言無也以爲有善則雖無感之時仁義禮智當雜然並陳挈然爭出相與柴柵於胸中矣觀之無感湛然虛明巳爾淵然寥廓巳爾不可言有也不可言有又不可言無則吾心之體竟若之何老子不云乎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人心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量惟其不見一善故萬善皆備惟其萬善皆備故不着一善當其寂然之若無而非無也及其

然之隨感輒應而非有也洪纖高下罔不攝入若渟畜而待焉輕重疾徐罔不悅若稱量而出焉此其至神至靈與天載之無聲無臭同其體未始不與天運之時行物生同其用吾性之全體大用蓋如此說有說無皆爲綴語況乎無善無不善有善有不善何可置喙也中庸以喜怒哀樂置之未發之前義亦如此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註曰何謂故與生俱生本來所固有之謂何謂利自然而然人力不與之謂此性體也人生爲學只求復此性體而已天下之言性何多途也不知性也者惟與生俱生本來所固有而已一着擬議一涉勉強即非故矣故也者自然而然人力所不得與而已奈何智識一開眞性盡鑿哉程伯子曰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用智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跡　此所謂鑿也夫此智豈非

吾性之靈覺但一雜以人利非利故非故矣可惡甚矣莫難於禹之治水禹不自用因水之性而水治矣於此得利之說又莫難於曆之求至節候既往以推將來千歲之日至可致矣於此得故之說然則舍利安可言故舍故安可言性哉孟子論性惟此法門異日言固有皆有即故之云也言不慮不學即利之云也其實舍此亦別無道也

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曰形者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也色者視聽言動也世人咸謂形自形性自性不相待而有詩人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雖相待而有矣猶未免二之也孟子直曰形色天性也謂形色即是天性絶非有二蓋天生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即爲視聽言動之用即爲恭從明聰睿之性矣故洪範不曰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直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蓋思猶爲學之功但加一曰字則知有生之初本來之形色各是本來之天性矣愚謂思之天惟先有是生生之幾故洩之人以寄其生亦必先有是天性而後生之爲形色以效其靈謂之曰天性則雖屬於人而猶未離乎天也故著一思

而後恭從明聰猶未可言天性則猶未足言踐形惟聖人之自然而然動容周旋中禮恰與原來一般方是盡性方是踐形夫人至踐形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始不虛生矣大學之論脩身焉得不自格物始顏子之為仁焉得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目也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曰孟子

之論心前後語句千變萬化總來開示人一個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真心欲人識取以為汲本還元入聖血脉路而已要知隨他舍念一涉着學而能慮而知便是人的意識上起的根苗便不可憑據以為天則與那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真心猶是天淵絕無用處惟有一個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從良心自然發出的纔謂之良知良能纔是脉路何也良者本原自有之謂蓋與生俱生無用於學慮者也惟其不學不慮則一毫人力無處着得非本原帶來何以有此知能也

然於此空空說個良知良能更不指出所知所能者何事則聰明智巧之士不辨天人不察真妄悉以其當下情識所發動便認做知能之良何所質証一墜此惡道遂無自拔之日何也肆情縱欲人情所最便又濟之以學術云云則終身欺己欺人方謂得計蓋有愈陷愈喜愈喜愈陷者聖賢學術豈肯留此一大弊竇爲逋逃藪也故急急點出曰所謂良知者非空空一個知也是孩提知愛其親之知稍長知敬其兄之知也謂之孩提稍長則知識一毫未開正在不能學不能慮之時不知人說

他能愛不能愛能敬不能敬併不知父母之當愛兄長之當敬亦不知我此爲愛父毋敬兄長只是油油然一段天機之自動眞性之自流不可遏耳何處攙得一毫人意入又言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可見不是偶然一個兩個聰明伶俐孩子知得就是極愚極蠢的到這個去處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的真是看盡天下孩子這段精神再掩不得不是原來均稟同賦何以能然然此良知何以能愛能敬也只爲吾性中原來有此仁義故不知不覺發之於親而爲愛發之於兄而爲敬耳天下之物有

根斯有苗我不能覩其根則覩其苗可以知其根矣要知欲覩其苗非直爲其苗也正欲見其根耳學至於見其根則横心之所念横意之所出莫非其苗矣何以信其爲仁義也以其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充之可以達於天下耳孟子於乍見孺子以人皆有之爲證蓋非人心之同然亦不足據也或言孟子先言良知良能到後乃只說一個知字不知就孩提而論知猶未必是知能却實是能矣弁人有爲孺子泣老萊子爲小兒啼正是苦於學其能爲難耳孟子却於其能處見知始爲真知非

曰其知卽能也或以爲良知良能只是入聖路頭未是聖人知能盡處不知此乃人人生來本體惟赤子一毫知識未開故能全得在學者一生功夫只是要復得這個自然而然動以天不雜以人的本體堯舜一生兢兢業業於人心道心之辨正謂純動以天方是道心稍雜以人卽爲人心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允執者執此也一毫雜之以人便不可謂精不可謂一不可謂執矣到得誠者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剛剛勾復得赤子不學不慮之初非能有加也蓋此

知能之良處萬事萬化之天則皆備眞是無少欠
缺不可增减者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
見其爲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
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則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慾雖有存焉者寡矣　註曰孟子此言專發明良心之難泯即放失之後猶有可尋猶有可養無奈其梏之反覆耳夫人至於旦旦而伐則已無日不汩於利欲仁義之美全不可見矣宜乎其無復有發見時矣不知良心原是與生俱生根深蒂固斬伐急不能盡特以利欲叢中無空隙發出耳苟其向晚而卧雖不能如君子之晏息即是意倦神疲一覺好睡則其與接為搆

日以心閙到此亦不覺止一止故曰日夜之所息息有止息生息二義常是一邊止一邊生故其至天明而醒時悦今朝前後際斷利欲未交氣既稍寧心亦稍清良心便能趁空發出昨之所謂是今或知其非昨之所謂非今或知其是雖未必全體之悉露而一念之好惡與人情之公好公惡大略相近矣幾希正人所異於禽獸處此可見人之良心惺惺不致躍躍欲出惟惡念之阻塞耳惡念一止善念即乘空而萌何其耐於斬伐如此也非其與生俱生根深蒂固而能然乎於時即能察而養

之全體之旋復正在於此矣蓋此一念之好惡即從全體見亦君子因用窺體之一路矣柰何當時既不能自察遂不知自養日起所爲仍是利欲反反覆覆汨沒愈甚若爲所束縛然者一毫不復自由如人爲桎梏所困更不能稍稍展動視夢之中盡屬顛倒而夜間亦不復止息善念無隙可乘將幾希之盡去始之與人相近者乃與禽獸近矣人見其爲禽獸也若謂其人原未嘗有爲善之才豈其情實哉不然則其斬伐之後猶能於平旦發出是何物也由此觀之則知其消長之幾只在於養

不養耳養之而長失養而消夫物皆然而獨於本来之良心乎然不識心體亦何以知養之方施養之功也由孔子之論心者可以識心體矣其曰操存舍亡者非責人之操舍也言心體本來一操即存一舍即亡者如一向舍之而亡杳無影響宜若存之之難矣倏而操則倏而存莫知其所從來亦莫知其何以易存之若此也一向操之而存時時現在宜若舍之亦未必即亡矣倏而舍則倏而亡莫知其所從去亦莫知其何以易亡之若此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何其出入之無定時也鄉

者止宿之地也即方寸之虛亦安得指為神明之舍何其棲泊之無定在也人心本體固如此耳故曰惟心之謂不是以妄心言也葢吾之心本極天下至神至玅變動而不可拘圓神而莫可測者一忘於操而強為束縛是以枯槁寂寞而殄滅其變化之靈機也不可也不知所操而聽其馳逐是以利欲攻取而迷失其變化之靈機也不可也要知其存亡出入皆天機之自然分毫不可以人力與之者葢凡涉於人力者皆欲也障礙此天機莫如欲昏沉此天機亦莫如欲故一涉人力雖常在腔

子程不可言存不涉人力則周游八極不可言亡吾借因其日夜之息以息之俾晝夜之氣無非平旦一毫無所紛擾其寂也吾與之寂其感也吾與之感其感而忽寂寂而忽感也吾一一順其忽至之機而不增一念不減一念而已辟之蹈水者任水之情與濟俱入與汨俱出而我無私焉辟之養虎者順虎之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而我無意必焉寧有溺與噬之患哉以天下至靈至妙不可把捉不可猜度之物吾亦以至靈至妙不把捉不猜度之道養之則天機自爲之暢茂條達矣然一毫

欲根之未盡是卽一時梏亡之未已安能順此天
機亦安足以言養乎孟子他日又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
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低昂貞勝間不容髮必
至於無欲始可令心無不存始可謂養心也先君
子晚年造履之所至具見之與薛司馬書中悉此
道矣

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
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註曰中庸言仁者人也孟子亦言仁也者人也直見得仁只是一個生生不已之幾而人得之以有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生幾五官百骸一失其道即謂之不仁故曰仁也者人也然其生幾雖散見於五官百骸指其一體而名之爲仁不可也惟心有徑寸之虛生幾則充塞其間而後此心有此至神至靈變化不測五官百骸由之各得其職則仁直人之心耳心之生生即仁之生生舍仁之外無心舍心之

外無仁其義益深切著明矣然何以見心之所以為仁也要知仁之生幾非獨吾一人以之而生夫之而天地小之而人物草木莫非其所生吾得此生幾以有生則凡大之而天地小之而人物草木莫非吾生幾之所貫徹莫非吾心之所生成者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率此生理以仁萬物而貫實與之為體無有間隔無有遺漏全是一團太和之氣融融洩洩於宇宙之間此之謂道此之謂路此之謂樂奈何有放其心者則其生幾既痛而道路亦窒矣聖門原有兩項工夫一則曰求放心一

則曰强想而行大都人心為利欲所迷則必昏昧
昏昧則有放逸非惟於天地人物邈不相關一身
之精神血脉不復流通故非惟不能求且不知求
矣然則舍求之外又何所言學問哉先儒曰人心
一提便醒而曰求放心早是多了個求字不知孟
子之意不曰存不曰收而曰求且以而已矣字結
之謂學問之道爲盡於此豈可草草論哉一提便
醒只可言之素識眞心之人不可槩語初學也自
人心之放也眞妄雜陳樊然殽亂是非顛倒憒然
無知非有擇善之功何以識其眞心非有戒慎之

素何能擇善奪宜實實地不忍告之觳觫反而求之且不得於心乞人實實辭羨忍於死生之際終不免奪於宮室妻妾以喪其本心只爲先前不曾有求的意故當時不能擇不能識遂至覿面錯過所謂求者即學庸定靜安慮戒慎恐懼之功也凝神定氣苦切攝持俾引誘莫交情識不起於端倪之發見有如乍見有如平旦灼然見一段生幾充塞於中吾之有生皆是此物天地人物之有生亦是吾之此物盡力保任一毫不容他沾染一毫不容他滲漏完完全全還他一個生來面目方可謂

之求放心豈一念之間乍明乍滅若存若亡其在也不過勉強束縛操存稍懈故逸如初者可同日語哉人生學學好學汲汲審問不過欲完此真心而已舍此之外又何以言學問哉然皆即孔子之所謂取譬也不能從本體上一層只得隨事勉強己欲立則思人亦欲立己欲達則思人亦欲達己所惡則思人亦惡而勿施焉雖未能頓然與物同體其所操持步步皆仁者之事以漸而久則隔閡日消精神日貫仁體亦日完矣故曰求仁莫近焉要知求放心者先識心體而充之以事者也學

知利行事也強恕者勉盡其事而求復其心者也
困知勉行事也乃孔子之語人一則曰己所弗欲
勿施於人一則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
求放心一路未嘗以之立教豈以其恍惚而難尋
不若操持之有據耶其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又曰居處恭執事敬亦以求其放心也乎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
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

大人而已矣又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

反蔂梩而掩之又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曰此章言惻隱羞惡不同要識動以天不雜以人之心則一令人於

眞心發見處察識擴充以爲知性復性門路則孟子獨得之妙立教以開示萬世者也一點眞心耿與五官百骸同付于天實則付之以宰制百骸應酬萬變之權而爲之主者體之大者也何則體以思爲主思者神明之妙用所以審得失辨是非者也耳目口鼻諸體皆塊然以形生而不能思者聲色臭味一誘之則憒然而不知所辨別矣惟心則神明之所藏以思爲職思則得其職不思則失其職矣蓋思正所以運宰制百骸應酬萬變之權者如視而思明則目得其官矣聽而思聰則耳得其

官矣諸體莫不皆然惟人不知有此主宰而淫聲美色日交於前心未及思而耳目已爲所誘神明且汨沒於其中則諸體反能奪此心之權矣誠知天所以與我之意而先立乎其大者提得真心出來做主一意保任十分服膺動靜寂感一任其真辟之君權獨運百辟自爾效能太陽當空羣邪爲之悉散矣諸體安能復奪之哉顧自有生以來天人混淆真妄錯出求識吾之真心且不可得何以立之也故孟子歷指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真者象以示人如齊宣不忍牛之觳觫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井不葬其親者之其顙有泚乞人行道之人之弗屑弗受倉忙急迫之際一念陡發此正天機之自動者也當其時塵情俗識纖毫不得侵擾何暇計百姓之以爲愛何暇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何暇有爲人泚之心亦何暇有宮室妻妾窮之德我之心潔潔淨淨光光明明全無一毫雜之以人正中庸所謂莫見莫顯時也夫是之謂本心夫是之謂真心其所當先立者此也且因而列其所發見之端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盡舉之以示人使知吾性之發見有如此者苟能因用窺體

則隨其一端皆可以知性然必充之而四端之兼舉然後可言盡性不然不墮於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必墮於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矣故求識眞心者必求識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心則充之四端無不可耳孟子汲汲指出非納交非要譽非惡聲非爲人泚其意可識矣慈湖之侍金谿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則恭敬之心也其指示慈溪之辨扇訟則是非之心也金谿可謂善發孟子之教矣總來是得其動以天不雜以人之眞心則横衝直撞無之非是已然豈一念之不

忍辱以保民而王卒之反求而不得乞人行道之人一念之愧恥足以決死生卒之不免於宫室諸累何也只爲其初原無求識眞心之志未嘗有求識眞心之功故眞心雖見却如石火電光一般一見卽滅死邊過了一場依舊認錯過依舊貪昧隱忍無所不至此豈視生死反輕情欲反重哉只爲急迫之際無暇擬議校量眞心易出一到燕閒各色利欲心腸雜沓而至自已反做主不得矣然於此可見急中迫出乃是固有皆有燕閒生出乃是情識之漸生漸長者何人之不知辨也大都聖

門之學必以知性爲主顏子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是眞能識眞心眞能立其大者也曾思之學庸於求知之功爲詳孟子則指示眞心之發見處爲切然非有求知之功雖見而不知非有指示之切則雖知而難擇必合三贊之說而聖學之蹊徑始全耳柰何三贊嘔出肺肝以示人後之儒者以悟門委之佛氏併知性之說而不講不知中庸或生而知之所知何物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又知何物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詳知性何以盡心非知性

又何以知天也夫禍變要舉一派是狗外爲人[illegible]
心宫室妻妾全然是佚樂荒滛之事至於惡殺猶
知畏人指摘窮乏得我尚圖周濟恤貧皆今世所
謂賢者能事聖賢看来乃與前一様是情欲只爲
其動以人而非動以天耳
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註曰自古學問寧貴自得
何言乎自得也自知其性也悟門也蓋自降衷以
来性雖均禀同賦人人各具第情偽既開真妄錯

出迷失眞源而倀倀乎不察不著者比比矣世之
學者或靠師友或靠書冊以爲功夫皆非也譬之
貧然人自有人的我自有我的畢竟自巳點檢得
自巳的出来方是眞實徒然聽人談說看人描畫
極眞極像我心非並不踴躍忻艷然說只說得他的
畵只是畵得他的反而求之吾家茫茫然絕無撈摸
處轉頭一步不知安身立腳矣只爲不曾見得根
源来歷耳故書冊靠不得師友靠不得惟是自家
有個悟入處眞實見得自家的方有受用以放熱
之普教爲民宜[illegible]必得以知以契這等聖

人爲之師宜有神妙之默化然勞来匡直輔翼千方百計只有使自得一路耳况於君子之欲盡性至命者了然造詣之功夫不深進脩之途轍未當亦何由自得也道者進脩之途轍也如乍見呼蹴諸條隨其真心之發見而識取以窺性體是也深造如知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多少次第即戒謹恐懼亦是日漸操持如雞抱卵如龍養珠待其功深力到霍然有悟安敢強探力索取辦一時也此等去處不是洗盡凡情超盡俗見拚死一番安能一真炯然靈光獨耀哉自得即大學之能慮能得

中庸之莫見莫顯而已於此一得永得則無窮受用盡在此矣君子居安資深逢源非有淺深乃一時事葢此物原是自己生身立命的根本原是八風吹不動的何等安穩自在原是淵淵其淵的何等宥密精深原是萬派同出之源何等溥博不窮夫既自得則一副根本俱在於我居之自然安資之自然深取之自然左右逢其源又何疑乎不然則天雖付之我自失之安者危深者淺源且窒矣君子之欲其自得也以此

公孫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註曰千古聖賢但言心學未有言氣者孟夫子始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亦大開一種

脉路以辨三教之大關云爾愚嘗謂無始以来上
一蟠下際闔闢變化生長消殺止有一氣耳其未判
也爲太極其既判也爲太虛其醞釀之愈厚也爲
太和其流行之不已也爲天命其時行物生之不
悖不害也爲天道一氣也非有二也孰主張是氣
自爲主張也孰綱維是氣自爲綱維也其在於人
則以其靈明者爲性爲神爲心爲志爲道義以其
流行者爲形爲色爲視聽爲執持運奔爲充滿於
一身周流於百骸九竅若有分矣其實一氣也非
有二也故自造化以觀之吾身以吾身而觀之造

亿一氣也非有二也日夜相爲灌輸而不息者也强而别之曰天曰人又强而别之曰志曰氣曰帥曰充又强而别其功曰持曰無暴皆於不可分析中分析之開人以爲學門路而已何言乎持志也操持匪懈勿使嗜欲得以汩没侵擾之也何言乎無暴其氣也樽節愛惜勿使運用得以震撼耗損之也蓋志之與氣能交相爲動亦能交相爲養者也要知未有能持其志而猶暴殄其氣者亦未有能不暴其氣而志猶有散亂而不定者其功本無二也然均是氣也孟子獨謂之浩然均是養也孟

于獨謂之善養何也以其布濩於宇宙之間而浩然其不可涯涘也以其挺拔於萬有之上而浩然其無所屈撓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其養之也亦非有加於持與無暴順其氣之本然以養之不以人意害焉仍是令其動以天不雜以人而已則剛大之體可以無失吾身之與天地仍相周流灌輸而無間矣少有餒焉大者虧而剛者靡矣不知志之與氣又有交相為餒者道義非能自行也氣以配之斯行藉令氣有不足則見義而不能為義且為氣餒矣氣又非能自生也心心在義則生

非今襲義於外而中心不自慊氣且以心餒矣烏棲於枝謂之集衣加於外謂之襲於此見告子以義爲外則其於義襲而非集矣烏足以語養氣之道哉夫充則俱充餒則俱餒可見志之與氣原不可岐而二之也何言乎直養也必有事焉而已若正與忘助皆所以害之也何言乎有事也凡人有所事事必記憶在心而不忘者謂之必有事則心心在此不增一分不減一分一順其天機之寂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意念無有走作功夫無有滲漏則神以之凝氣以之固矣夫是之謂直養夫是

之謂集義其氣安有不浩然其剛大者乎何言乎正心也若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惟恐氣與言之動其心強而攝持以求心之不動是也烏知氣實乘載乎心舍氣以言心心將安所棲泊而不動乎故曰勿正心非言心之不當正也言心之不可舍氣而爲之正也況乎心爲神明不測之物非可以攝持正者志與有事及其病易見何言乎勿助長也知知之無涯生之有涯矯揉造作以求氣之聚充形之常存者是也烏知心實主宰乎氣役心以持志氣將何所統率而不

亂乎故曰勿助長非謂氣之不必養也謂氣之不可役心以速之長也况乎氣爲流行無滯之物非可以矯揉長者是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雖未入中國告子不動心之學已入其宗旨况列子嘗言西方有聖人得毋其說已有傳之者乎勿正心之說明闢佛教也道家之學自黃帝以來久已大行以氣爲藥以神爲火日夜烹鍊以攢簇五行而求長生其矯揉甚矣意欲盜天地之靈不知其已失天地流行之常度大傷天地之和而絕其生機矣故以揠苗喻之謂其根株之已斷也明闢道

敎也此以持志與無暴氣之功分而爲二其害如此夫宇宙長矣廣矣氣於其間安能無清濁厚薄之殊哉總大造觀之毋論其清濁厚薄之適均即有觭厚觭薄觭清觭濁適相濟適相平爾故謂之太和人於其中不無偏受受其薄與濁者有矣受其清且厚者有矣形生神發之後攻取非一不惟薄且濁者益趨於其所偏而不知反即清且厚者亦或迷失其所長而流於薄且濁矣氣本太虛吾以其私窒塞之氣本太和吾以其私睽戾之氣之運不已吾則已之氣之生生而不害不悖吾使之

悖且害焉生則瘵厲夭札死則沉滯飛揚以至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得謂之人乎蓋善養者無他令其清者益清矣濁者亦以日澄之而清焉其厚者益厚矣薄者亦以日積之而厚焉則靈明者絕無翳障流行者絕無斷續吾一身之神與氣且相爲渾融而無間吾一身之神氣且與造化之神氣相爲渾融而無間則乾坤之不毀且在我而知不見其無涯而生不見其有涯養氣之功用畢矣然非平旦識取又何從而養乎

又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耻之於人大

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之有　註曰孟子發羞惡之心示人最爲激切其養成浩然之氣全在此其於秋殺盡露亦在此也

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註曰世人於義利之辯以爲至難不知不爲不欲乃人之本心人人有之者但利欲一迷則有爲之欲之者矣乃其不爲不欲之本心不可昧也即其本心而不爲者真不爲焉不欲者真不欲焉則徹内徹外一洗而清之矣不必別求所謂充類至義之盡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世道下

衰人情甘於貪昧隱忍明知其不可爲不可欲而
爲之欲之者比比矣孟子此等開示豈可一日不
行於世哉第聖人未嘗不言義一則曰君子喻於
義一則曰義之與比則精義以利用未有如聖人
者乃聖人惟見其藹然春温而不少見其肅然秋
殺者何也易之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豈聖人之和
未嘗不行於義之中聖人之義未嘗不爲和之用
耶

論曰先儒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發前聖所未發又
謂其仁義並舉爲有功聖門固矣愚獨謂學人最難

識者本來之眞心卽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也大學言定靜安慮中庸言戒謹恐懼但言其攝心求見之功未嘗直指其本體也孟子一則曰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則曰其顙有泚輒繼之曰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又曰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此非特指愛之心也極描寫其天機之動不屬思惟不經擬議一毫人力不得而與而勃然自發者大學之能得得此也中庸之莫見莫顯見此也盖徒示人以怵惕惻隱其顙有泚雖足以發人仁

愛之良猶慮有仁者見之謂之仁之救惜其繼之以
非納交要譽惡聲非爲人泚令人猛醒其天機自動
不容人力如此則凡羞惡辭讓是非之類然者一以
可覩矣故他日又曰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爾而與之乞人弗屑又於羞惡中一指之正使人明
此本心時時發見處處具足見其一則時時處處皆
可推致故曰知皆擴而充之此大學所謂致知中庸
所謂致曲也學知困知不同舍此絕無入聖之路矣
若夫不慮不學之良好惡相近之幾率以示此而已
其功之所爲獨倚也不然則本心雖時時發見人人

皆齊宣之觳觫爾即攝心求之猶或覩面錯過雖欲
立其大者其道無由也特以其得力在義故於集義
之功最深發人知耻之勇最切未免英氣之露與顏
子之渾厚不同則知仲尼之力言仁而不多及義其
慮深矣

憲世編目錄